

本报对话李少君

# 诗歌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复兴

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/郭亮



李少君

5月31日下午，诗人李少君做客株洲，主讲《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》



03

株洲日报

## 神农城迹

2024年6月10日

星期一

责任编辑:郭亮

美术编辑:王玺

校对:马晴春

相关链接

李少君,1967年生,湖南湘乡人,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,主要著作有诗集《自然集》《草根集》《海天集》《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》等,主编数十种诗选,诗作被翻译成英文、俄文、德文、韩文、瑞典文、法文、日文等,被誉为“自然诗人”,曾任《天涯》杂志主编,海南省文联副主席,现为《诗刊》社主编,一级作家。

延伸阅读

### 后现代意象

李少君

站在中国高铁株洲制造工厂  
我的思绪一下折回到人类速度史  
从驴车马车轮船汽车到火车飞机

我的心一路加速,如绷紧的子弹头  
以二十一世纪的高速迅速发射出去……

然而,在我的身边  
是永远缓缓流淌的沉稳的湘江  
这是衡岳错云韶峰苍梧构成的画廊  
这是潇湘芙蓉桃源洞庭编织的意境



5月31日,应主办方之邀,著名诗人、一级作家李少君做客株洲,为读者带来《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》的专题讲座。

19岁参与创立“珞珈诗派”,21岁闯荡海南,牵头创办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并任首届主席,参与创办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并任首任主席,掌舵《天涯》杂志10年,现为《诗刊》社主编,致力于诗歌推广……丰富的人生履历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,57岁的李少君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,客居京华多年,普通话里仍带着些湘音的尾子。

对于株洲这座城市,李少君并不陌生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还在上大学时就曾来过株洲,并对这座当时新兴的工业城市充满好感。我们的对话就从这座他熟悉的城市开始,并承接之前讲座里所提到的“人诗互证”的理念,以及诗歌创作的种种。

### 新工业诗歌是株洲诗歌发展的一个方向

记者:首先欢迎少君老师来株洲做客,并为株洲的文学爱好者带来这场干货满满的分享。您此前来过株洲吗?或者说,对株洲有何了解?

李少君:我来过很多次株洲。第一次来株洲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,当时我就读于武汉大学新闻系,到湖南电台实习,被派往株洲参加一个活动的采访。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,株洲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城市,在全国都享有盛誉,整个城市都充满生机和活力,这是我对株洲的第一印象。

后来,我又多次到过株洲,也走访了株洲的很多地方,对株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在我看来,株洲不仅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,而且实际上也拥有深厚且古老的文化底蕴。可以说,株洲是中国从古文明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。这里的居民也来自全国各地,充满了活力和朝气,生机勃勃……所有这些,构成了我对株洲的整体印象。

记者:作为著名诗人,同时也是《诗刊》社的主编,您对株洲的诗歌创作有何印象?对其发展现状又有何建议?

李少君:株洲的诗歌,在湖南乃至全国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力。这主要得益于早期一批著名诗人的涌现,像聂鑫森啊,以及年长的郑玲大姐等人,在全国诗坛都是很有影响力的。随后,一批新锐青年诗人如王珍等也崭露头角,成为新一代诗人的代表。在他们中间,还有像刘克胤、空楼健、张雄文这一帮中坚派诗人,在诗坛都非常活跃。

我认为,株洲的诗歌发展应该着重在工业诗歌上取得突破。株洲本身就有工业诗的传统,并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,尤其是新兴工业的兴起,株洲在全国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,而新型工业诗歌目前在全国正逐渐兴起。我曾写过一首关于株洲的诗,名为《后现代意象》,我认为它不仅不是后现代的象征,更是新型工业化的代表,这一点可以成为株洲诗歌发展或者突破的一个方向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过,新时代新征程,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,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。实际上,诗歌的发展也如此。中国诗歌传统上以自然诗歌或乡土诗歌为主导,但新工业诗歌可以作为探索和建设中国现代化诗歌道路的一个尝试。株洲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包括其诗歌传统、基础和地位,这些都助于株洲在新工业诗歌创作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。

### 真正的诗,永远只有真正的个人才能写出来

记者:您本次讲座的主题是“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”,在您看来,应该如何理解“人诗互证”这一理念?对日常的诗歌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?

李少君:“人诗互证”可以说是诗歌的源头。“诗无邪”,说的就是诗歌要直接呈现自我,直接表现主体的情感和精神。中国古典诗歌强调抒情咏怀言志,情动于中形之于言,就是立足于自我主体的诗歌表达;黄遵宪等后来提出“诗界革命”,强调“我手写我心”,“我手写我口”;五四新诗革命强调的“活文学”,以白话入诗,开创一代新诗风……这些主张都是一脉相承的,就是重视“人诗互证”。

在诗歌的具体创作中,中国古典诗歌强调“触景生情,有感而发”,景,就是场景,就是现场。写诗,就是人在现场产生的情感,就是实景实景。没有人之具体在场,就没有诗,这也就是“人诗互证”。

人诗互证,就是修辞立其诚。好的修辞,必须建立在“诚”的基础之上。诚,真也,实也,就是朱熹说的“诚者,真实无妄之谓也”,就是海德格尔、巴迪欧的“存在之真”。写诗,就是要呈现真正的自我,就是要展示活生生的灵魂和精神。

诗歌批评强调“知人论世”,本质也是强调“人诗互证”。孟子说,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,是尚友也”,这说的就是理解诗歌,必须了解作者及其所处时代背景、生存状况,才能真正理解诗本身。

陈寅恪提出“诗史互证”。诗,往往比历史更真实。陈寅恪说,“中国诗虽短,却包括时间、人事、地理三点”,他认为《唐史》里有许多“想当然”,错误甚多,时、地、人的关系混杂不清,难下结论。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、地、人,谈到人的感情、关系,融成一体。故诗有史之意义。杜甫诗就被誉为“诗史”。

人诗互证,可以证明这样的诗歌是成立的,这样的诗人是真诗人。但大诗人还有更高的追求,就是对境界的追求……

记者:也就是说,“人诗互证”是诗人成其为诗人的最基本的要求,好的诗人还应该有更境界的提升。您在讲座中也说了,“境界”的提升需要时间和生活的考验,能分享一些您的个人经验和体会吗?

李少君:境界的提升往往需要人生丰富的阅历和历练。以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为例,随着他眼界的不断开阔,比如去年他第一次出国到美国,他的视野和境界也在不断提升。尽管他生活在底层,但他有一种自我超越的追求,这非常难得。

我自己的经历也类似。在海南工作时,我生活在一个相对物质化和商业化的环境中。但当我搬到北京后,我开始接触一些边缘地区,见识到了边地生活的艰苦,这让我对这些人有了深切的感受和理解。这种经历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了更开阔的看法,不再过分注重物质层面,而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。这种转变对我的诗歌创作非常有帮助。它使我不再过分计较物质方面,而更多地关注心灵层次和精神等级的提升。

记者: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在讲座中提到的这个观点:散文家、小说家称“家”,而诗人则称之为“人”。您觉得,这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呢,还是其背后有着一个逻辑的考量?

李少君:小说、散文突出故事和主人公,

作者躲在后面,诗人却必须突出自己的主体性,证明自己是一作者。人诗互证,既是古老的诗人之为人的意义,也是未来的诗人得以自立自证的标准和尺度。因为,诗人永远是人,诗如其人。诗,一直最具个人性和独特性,也证明人之个体性和独特性。

真正的诗,永远只有真正的个人才能写出来。在这个意义上,诗也是人类的目的和未来。

### 当下的诗歌创作远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

记者:上世纪八十年代,整个社会的诗歌创作氛围都很浓厚,各种民间诗社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,很多后来都成为日后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,譬如少君老师您,也是从当年的“珞珈诗社”走出的。对比那个对诗歌狂热的时代,眼下的社会好像对诗歌创作并不是十分热衷。对此,您是怎么看的?

李少君:我并不认同您的这个观点。我个人觉得,当下的诗歌创作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,其实有着一个明显的复苏迹象,特点就是大量的草根诗人、底层诗人,或者说素人写作正在成为一股潮流。这股潮流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新诗开始深入人心,触动很多底层写作者的心灵,为他们提供治愈和提升的力量,这就有了创作的冲动;二个嘛,中国的诗歌在经历了向外学习、向内寻找和向下挖掘之后,开始展现出向上超越的趋势,诗歌创作融合了对西方现代诗的学习以及对古典诗歌的吸收和传承,特别是在国学复兴之后,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明显增强,在大学以及更年轻的一代,包括90后和00后中间,诗歌写作再次成为热潮,无论是快手、抖音、B站还是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上,都有大量的诗歌创作涌现。这些平台为诗歌的传播和创作提供了新的空间,使得诗歌能够以更加多样化和广泛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。

总的来说,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,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复兴,它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,而且在传播途径上也展现出新的活力。这种复苏和创新,无疑将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。

记者: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全民诗歌热”和当下对诗歌并不热衷却物资更为丰饶、资讯也更为便捷的新时代,您更喜欢哪个?

李少君:尽管表面上看,诗歌在当下可能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引起广泛关注,但实际上,无论是从创作者的数量还是诗歌作品的数量来看,当下的诗歌创作都远远超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。那个年代由于资讯不发达,缺乏其他的热点话题,诗歌很容易成为一个突出的焦点。现在则不一样,信息传播更为便捷、资讯也更为发达,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各种热点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,导致诗歌似乎不再那么热闹。但事实上,诗歌的基础在今天更加坚实,创作人群更加庞大,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,题材也更加丰富、多元,尽管受到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,但这并不影响诗歌本身的繁荣发展。

### 诗歌与现实、与时代密切相关

记者:除了作家、诗人、主编的头衔之外,这些年来,您更为外人所知的是“诗歌推广人”这一身份,也确实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进行诗歌推广。您觉得,普罗大众对诗歌的审美追求是能通过推广来达成的吗?

李少君:我快60岁了,可以说我的一生都